

勇士們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初版

基本訂價：

著

者

美 Ernie Pyle

譯

者

林 疑 今

發

行

人

孫 伏 園

印

刷

者

南 方 印 書 館

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

分發行所

重慶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重慶林森路聯營書店
成都祠堂街聯營書店
西安南院門聯營書店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這些偉大英勇的人物，永遠回不了家。

我聽見說有大德莫國高級軍官趕上十個戰鬥剛剛結束
的戰場，死了的美國兵還躺在路邊的彈人壕裏，手裏還
緊緊地抓住來福槍作射擊姿勢。這位英國老軍人以一種
肅然起敬的聲調，再三自語道：「勇士們！勇士們！」

節錄自作者的「這是你的戰爭」

勇士們 目錄

第一章	進攻西西里	一
第二章	工兵戰	一七
第三章	來往戰幾人同	三六
第四章	人物及其它	四八
第五章	荒誕的步兵	十六
第六章	這英格蘭	〇三
第七章	法蘭西萬歲	一一六
第八章	巷戰	一二九
第九章	巴黎	一四四
譯者後記		一五五

第一章 進攻西里

我們進攻西西里島的時候，有兩次大的危機。那兩次在當時都是險象環生，不過收場時却又是那麼

僥倖，彷彿命運之神特地從死亡中搶救了我們。

第一次差不多演成的悲劇，原因是我們進攻西西里那天早晨，天氣太惡劣。前一天夜裏，天氣變壞。黎明時候一片灰色一片霧，海上浪花四濺。我們這些相當大的船隻，而且從來沒去，忽上忽下，那些平底的登陸小艇，簡直像軟木塞，老是在海上打轉。天氣越來越壞。中午的時候，甚至航海爲生的水手，也覺得波濤洶湧，難以支持。下午三點左右，海浪衝上我們的甲板。薄暮的時候，浪高如山。風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在狂嘯怒號。我們在甲板上站都站不穩，而我們那散佈得很遠的護航隊，則全在打滾和暈暈。

當天下午的最初幾個鐘頭，各船的司令官開始皺眉頭。他們的人迷惑，困惱，憂愁。真該死，這地中海一月來天天都是波平如鏡，現在突然間掀起這狂風大浪！我們的全部冒險，說不定因此慘敗，白白地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延長戰事好幾個月。這場狂風大浪會引起許多嚴重的危險：

(甲) 我們大部份的士兵上海灘時，因為暈了船，身體軟弱，心無鬥志，因此他們三分之二的戰鬥力被摧毀了。

(乙) 我們那些速度最慢的駁船，因為浪高，差不多走都走不動，駁船上那些寶貴的裝甲配備，說不定不能準時趕到指定的地點。

(丙)浪頭這麼高，大運輸艦上那些突擊艇幾乎無法下水。有的船會因此打沉，有的人要因此犧牲，結果大大削弱整個進攻的力量。

有一時期我們覺得要避免全軍覆沒，最好將登陸的時間延長廿四小時。要是延期的話，我們全部艦隊得掉轉頭，在海面上航行一天。不過這麼一來，敵人發現我們，痛擊我們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

我問問那些司令官。他們的回答是：「天知道。」

他們當然想改變計劃，但是事到如今，也沒法改了。我們祇好硬着頭皮幹下去。(後來我才知道最高統帥部真的也曾考慮延期的。)

爲着防備敵人的空襲，我們艦隊中許多船上裝有掩護的輕氣球。船隻擲落進海浪間的回痕時，甲板猛烈地扭動，這種震動可使飛得高而高的氣球，掙扎開了原來的繫索。那掙扎開的銀色袋袋，越飛越高，飛進空氣稀薄的高空，一會兒便消失了。午後我們看着輕氣球一個一個溜走了。一時有二三十個點點在我們護航隊的上空。那天公裏天黑的時候，我們全部艦隊，只剩下三隻輕氣球。

那些小小的驅逐艦和裝載步兵的巡邏艇，有時候給海浪的圍陷完全吞沒，隔一會兒則又給浪頭拍得那麼高，好像是從海中跳了出來。午後我們船上有好些水手暈船。我們派一隻驅逐艦巡視全艦隊的船隻。驅逐艦帶回來很壞的消息，因爲全體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經暈倒臥床。一條船上有一位陸軍軍官給海浪沖下船，在四條船後的上被救了起來。

這狂風大浪打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盼望，我們禱告，天氣到薄暮的時候會變好一點。事實上可沒有變好。晚飯時軍官們開玩笑。有一位說：「諸位想想看，我們夜裏上海灘，暈船暈得法死，肚子裏都吐光了，突然開面對着一個蒜氣撲鼻的義大利兵！」

夜裏十時我和衣而寢。我既不能幫人家的忙，而那打滾的海浪也開始使我肚子不好過。我生平從未這麼沮喪過。我躺在牀上，以太豐富的想像力幻想美軍於日出以前，全軍覆沒。我終於睡着的時候，風還在嘩，船還在震動顛落。

我在睡夢中聽見船上的擴音器，有隆隆的傳令聲：「準備開砲。我們也許得開砲打毀敵人的探照燈。」

我嚇得一跳而起。船上的機器停了。風也好像停了。全船動都不動，寂靜得好像是死寂。我抓住鋼盔，趕到甲板上，定睛望望船欄外。我們已經下了錨，在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得見西西里島上諸山黑暗的輪廓。海水以一種溫柔撫摩的聲音，沖洗着船的兩邊。我們到了。暴風浪已經去了。我低頭望望地中海的海面，光滑有如毯布。已經有突擊艇從我們旁邊掠過，向岸上進攻。一點點風都沒有。奇蹟已經發生了。

另外的一次危機，與暴風浪接踵而來。我們這條船只要還在大海上航行，我相信這探照燈的故事一定老是以傳誦的多態，逗留在軍官及士兵的艙房裏。那故事的經過只有幾分鐘，而我們這船的命运，全繫敵人高興怎麼想。敵人的沒有下令殲滅我們，原因不明，大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其實在的原

原因。

我們的船和岸上相離約有三哩半，我們的地位簡直就在大砲口送死。有兩三條小一點的船比我們更近岸，但是艦隊的大部份則在我們的後邊。我們的這位海軍上將一向就有喜歡親自督戰的名譽，而這次進攻中，他真是名不虛傳。

我們的船剛剛停一會兒，岸上的大探照燈便一閃而亮，探照水面，岸上的守兵一定是聽到了海上有聲音。燈光在黑暗的水上掃來掃去，探查幾回以後便死停在我們船上。我們屏息以待的時候，探照燈一個一個都停在我們的船上。他們找到目標了。

海岸線上數哩一共有五支探照燈，用五條白光捆住了我們，弄得我們好像是赤裸裸的嬰孩。要是學嬰孩啼叫有濟於事的話，我一定啼叫起來。因為探照燈這麼一照，我們的人已經給敵人抓到斷頭台上。我們不但是被敵人發現，我們簡直是罾中之鱉，無法逃命。

我們怎麼開快車，也逃不出那些白光。我們在敵人大砲射程之內，開炮起來又簡單又容易。我們簡直是坐以待斃。五條殘酷的燈光抓住了我們，而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當第五支探照燈停在我們船上時，我底兒女卻變成無父的孤兒了。」事後有一位軍官這麼說。

又一位說：「我門下鋪的時候我便嚇壞了。鐵鏈的聲音那麼大，你以為連羅馬馬都聽得到。」

第三位軍官說：「我旁邊站着的一個人，呼吸聲太大，弄得我連拋錨的聲音都聽不到。隨後我才發現其實我旁邊並沒有人。」

我們都已準備好開炮打那些探照燈，不過我們還是等一等。我們只有三個辦法——開炮而引起敵

天快亮前我躺下來打瞌睡幾分鐘，知道黎明前的沈寂不會長久，只要太陽一出來情形便會大變。我猜得果然不錯，天剛剛有亮的意思，我們周圍幾哩便是一片大騷動。空氣中猝然充滿了聲音，危險和緊張，而那有灰光的天空，又是一臉麻子，因為有高射機關炮數不盡的黑烟點。

敵機出現上空，俯炸我們的船隻。我們數千門炮熱烈歡迎他們，同時我們飛機早就在等着他們的光臨，歡迎更熱烈。

一場惡戰於是便從夜幕後出來了。我們的小突擊艇在海灘上擠得滿滿，卸下士兵立即趕回去裝載。大大小小的船隻往岸上開，還有一些則開回來。船外有船，多到數不清，海面上極目皆是。最大的船隻等在遠一點的地方，等着輪流到它們靠岸的機會。這些大船停在我們後邊，在海平線上砌起一道堅固的牆壁。從那牆到海岸間的海面上，滿滿是船隻。在這一個大雜燴中，有一單行統着坦克車上岸的駁船。這不撓不屈的單行列，與海灘成一直角，好像是森林中一條筆直的公路。駁船排成一單行往前慢慢開，每船相隔約有五十碼，船雖然開得慢，但是鎮定嚴肅，非達到目標不肯罷休，什麼力量也阻擋不了它們。

敵機走後，海灘後邊山上那些義大利炮可開起來了。起初炮彈落在海灘上，炸開的時候引起一片片黃色的塵埃。後來炮向船開。我們的船雖然一隻也沒有中彈，但是炮彈落得那麼近，弄得我們頭昏腦漲。它們到處找目標，我們一條船恰巧也是目標之一。

敵人一開炮，我們的船趕緊移動——並不是逃走——只是船一開動，比較不容易被擊中。一個炮彈落在我們後邊五十碼遠的海上，激起一排浪花。炸開的時候是一陣恐怖的，半低聲的鴨叫聲，正像白

炮彈在陸地上爆炸的聲音。我們這艘船本不是多開炮，小炮以後才分發給我們。這艘兵艦就好像是火藥庫炸開了。我們先放幾炮試試我們的射擊，隨後便向敵艦放彈。每一回放排炮，全船震動，不那那些炸藥的聲響便像下了一艘落在甲板。當我們放開炮，一邊開足速度，一邊與海岸平行地走着，相隔有一哩。我第一次發現艦隊是怎麼開炮的。開炮的是兩條驅逐艦和我們，其餘那些近岸的船隻則全部迅速地扭來扭去，以澄目標，畫出擊擊的圓圈，船後邊拖著半圓形的痕跡。海面上滿滿起了這些圓形的白船痕，什麼船隻都故意混亂地扭來扭去，看起來真是好玩。一早，早六點鐘，我們開始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開了三哩左右，每分鐘開幾次炮。爲是甚麼原因，我對於船的特別速度以及炮彈後便是響起後方的聲響。每一艘跑到終點時，船立即回頭，轉得太快，因此非常傾斜。我們一轉身便開回去。那兩條驅逐艦也是如此。我們總是在半途上碰到他們。我們就好像三隊馬在耕田——來來去去，去去來來——排一排，輪流耕地。這艘老是輪班來回，有一次我們最近岸，過兩個鐘頭後有一次則離岸最遠。有時被我們砲擊着幾百碼水邊，海水太淺，再接近岸已是不可能的了。這場遊戲中我的執法是站在一隻裝軍火的大鋼箱上，上面寫着「勿挨」二字，我的三邊是炮，背後是烟囪。這地方說安全也像任何旁的地方那麼安全，我站在那裏不妨事，同時什麼都可以看到。

義大利軍的炮火終而消沉下去。那兩條驅逐艦隨即開到最近岸的地方，又開始有規則地射擊着。但是這次它們並沒有開炮。它們的煙囪在猛烈着黑烟。不過烟好像不肯隨在一起。它們跑開了。才將海灘完全遮住。在這掩護幕下，我們那些載坦克車的戰船和更多步兵的船隻開始登岸。我們不久便看到坦克車在攻城了。他們只須放兩回排炮，城裏便投降了。我們連一發子彈都沒有發。戰於此結束。我們最大的任務完成了。

在進攻的術語裏，一支軍隊進攻新的地方的那一天叫做D日，而進攻海灘的時間叫做H時。我特別偏愛的第三步兵師，其H時則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上午兩點四十五分。

上述時間是指大軍初次攻進海灘的時間。事實上傘兵和莊稼兵（指美國中西部農民子弟）第82工，精騎善射。於好幾個鐘頭以前，早已在海灘上作戰。還有兩支美國大軍，自北非洲分別出發，和我們差不多同時進攻右邊遠遠地的海灘。他們登陸的時間，我們只須聽他們最初進攻時的聲音便知道了。

當時我在船上，好像岸上已經開得天翻地覆，事後回想起來，知道這一切經過的真相原來也並不怎麼特別富於戲劇性。我們攻佔的這一段海岸上，相當容易，而我們的海軍大炮於天亮時才向岸上開炮。初步的工作是由突擊部隊以步槍和手榴彈，先短後長。突擊隊先攻佔了岸上的機關槍，我們也不曉得是否聽到了我軍的機關槍聲。我們在突尼西亞時，軍的機關槍聲得比我們曉得的

多，因此我們一聽便聽出來，但是那天夜裏的槍聲只有一個速度，發的方面並無差別。我們時而看到一顆紅色的曳光彈在黑暗中畫弧線。我記得那子彈一定是從岩石上彈出來的，因為它突然一轉，直衝上天，衝到相當高的地方。偶然也有手榴彈迅速的閃光。夜裏金盞街空戰，只是海灘上曾放過些照明彈。

實際上我們這一段的進攻，其好看還比不上我們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練習登陸。

比較緊張的是我們右邊十二哩至十五哩的陣地。登陸的步兵第七師遭遇到頑強的抵抗，護送的海岸軍且得開炮。轟聲山上敵人的炮隊。再遠一點是步兵第四十五師，登陸時有風浪，而海灘又險削。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夜間大炮放曳光彈，好看極了。上艦我們坐的地方好像是在看人家打紅色的網球，不過球只是往一個方向打去的。遠遠地黑暗中先來一個金色的閃光，閃光中閃出一小紅點，那就是大炮彈。它差不多即刻就走了全距離的四分之一。隨即它又神秘地遲緩下來，好像是有人板下了制動機。炮彈的高速度與低速度飛行間，變得突兀，好像並沒有逐漸的變化。它改以低速度飛行時並不向下彎，怪的是差不多是平直地放射着，彷彿是彈底下裝有車輪。在一條平直的路上我推著走。它在空中走了不能相信的長久，然後一閃而逝在岸上。隔了相當久的時間我們才聽到沉重的爆炸聲由水面再上傳了回來。

天亮時我們從船甲板上，隔海望着李潮進城。我們看得見美國國旗飄揚在城正背後山頂上的那個炮台上。當時城雖然還沒投降，不過有些軍隊兵爬到山頂上引起旗來。海軍的運兵船護軍隊登陸，不管怎麼稱贊，不算過份。普通人那裏會知道領着一個被護送的艦士

我和一位莊稼兵談一談。這兵參加過塔尼普 (Tenne, 法國北部地名，面臨英法海峽)，艾爾吉達 (El Ghetar) 及其它惡戰。據他說西西里此舉最為容易。他又說他本人受訓練得利如刀鋒，現在忽然敵人並無頑強的抵抗，失望之餘，坐臥不安。他還可憐的傢伙，竟然因為這生氣！

這位莊稼兵是軍曹懷德 (Maurel White)，中等身材，一頭金髮，爲人和藹可親。他是甘塔基州米特斯基羅人，海外作戰已有一年半。從軍前他在家鄉替伯父管一家酒吧，他說他戰後返家，一定把酒吧間的酒喝個精光，一生就以酒癮爲家。

軍曹懷德和他的指揮官是第一批登陸的部隊。敵人藉一個以機關槍構成的掩護隊掃射他們，他們於是便繞一哩四分之三的路程上山，用手榴彈幹掉那機關槍位。「敵人三個逃掉，」懷德說，「但是其他的三位則登天了。」

我們這一段是全部進攻軍西翼的尾端，包括李加達城兩邊，共有十四哩長的海灘戰線。我登陸時海灘上已經全部組織好，我們部隊登陸只有幾個鐘頭，竟有這戰成績，使人難於相信。看海灘上的秩序井然，好像我們登陸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黎明不久以後，我們岸上的部隊連同兵艦的大炮，便把山坡上敵方殘餘的炮隊撲滅。從那時候起，這登陸的第一天就像普通的日子，以最快的速度將軍隊載上岸。敵方惟一的阻撓只是五六次閃電式的俯衝轟炸。

每個進攻的艦隊行動完全獨立。我們這一艦隊載的是步兵，共有數百條船，其中主要的幾十條新型的登陸艇、運載部隊、貨車、坦克，以及各式各樣的供給物。

我們艦隊裏的船隻，除了炮艦以外，都是平底船，可以直靠海灘。這些船隻好像是一條毛氈鋪在

水中，縱目所視，海面上處處皆是。海灘太小，它們不能一齊靠岸，因此得等指揮船的信號才開進來，起運以後立即趕回護航隊，作第二次的裝載。

裝二百來名兵的小艇，起運只要幾分鐘，但是大船裝坦克，卡車，大炮的，則需要更長久的時間。這海灘的坡度太緩徐，我們的船在離岸五十多碼便擱淺，對於起運工作不大方便。大部份的士兵得跳入腰深的水，涉水而上，海水寒冷，幸有烈風，不到半小時便吹乾了，只是靴子裏邊整天都有漬漬的水聲。據我所知道的，我們這一段的軍事行動中，並沒有一人淹死。

海灘本身立即組織成爲大都會式的大碼頭，長有數哩之遠，有數百個兵士佩着黑黃二色的臂章，上面有SP二字——岸上巡查——指揮進來的船隻。白色的大旗，五尺來方，上面有各種顏色的記號，指定船隻從什麼地點登陸。油漆過的木牌立即在岸上架起，指導各部隊向各處走。交通次序極佳，差不多沒有道路擁塞不通的毛病。士兵隨着進攻部隊登陸。士兵鋪下數百碼的麻袋布，上面用小鐵式的鋼絲網一鋪，就把整個海灘改成一條堅固的路面。

我們岸上的組織那麼快，使我目瞪口呆。到午後三時左右，海灘附近，甚至進入島的中心，到處瀰滿是軍隊和各式各樣的車輛。在一個山坡上集中的坦克車，足以應付一場大戰。吉普車衝來衝去，電話線鋪在地土，果子園和老房子裏則建立起司令部。警務處在樹下或是荒涼的石棚下工作。

野地上堆滿着數千箱的軍火。戰地廚房已經成立，不久以後兵士們便有熱的飯菜可以吃，不必再去吃那登陸時帶在身邊的各種乾糧。

美國士兵們嚴肅地趕着幹，有些軍官比較興奮，但是在這陌生地登陸的，大部份的人鎮靜，堅